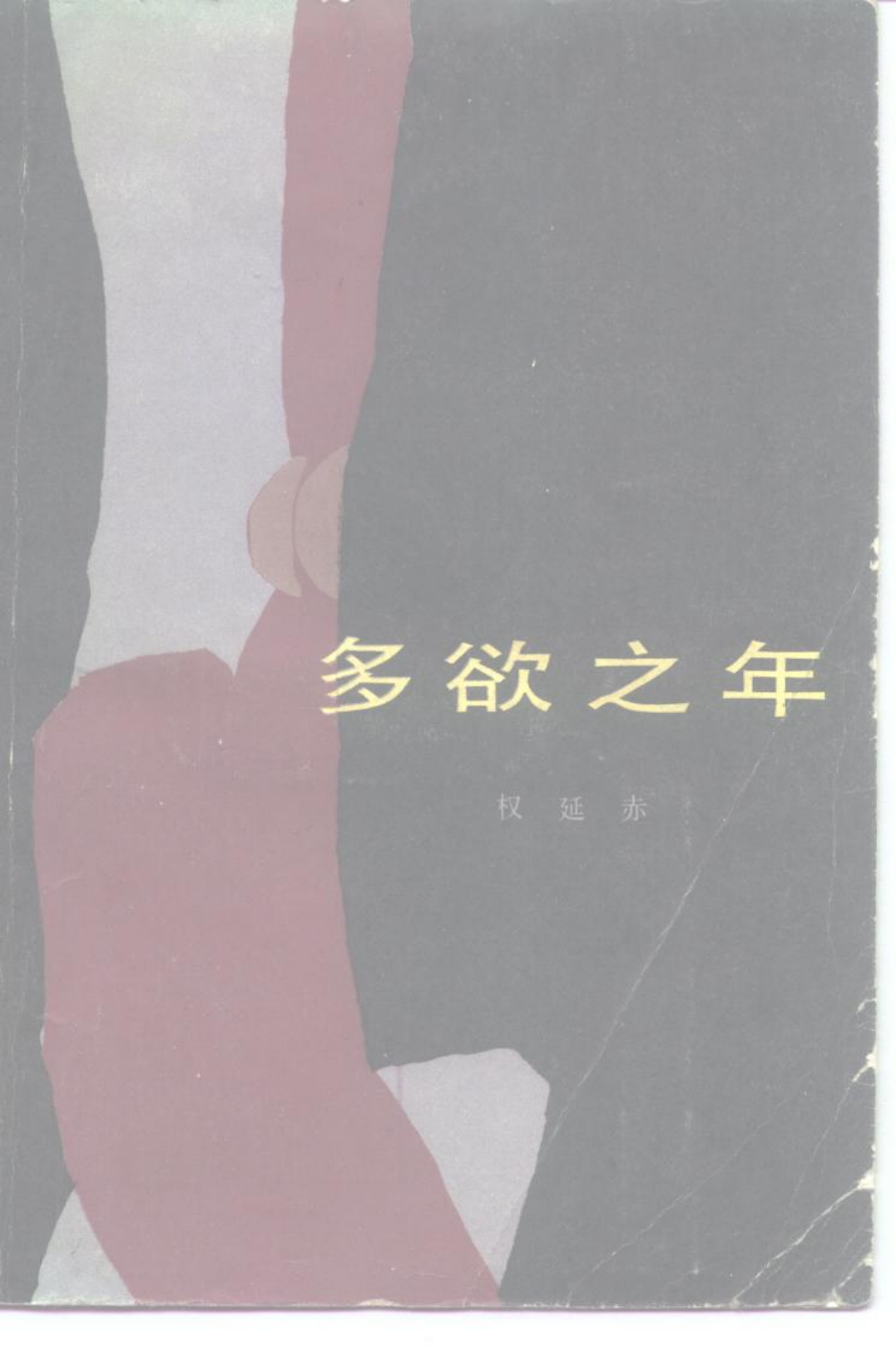




多欲之年

权延赤

I 247.5
107

0063894

多 欲 之 年

权 延 赤



200089493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空军某部新任师长姚军，是在与妻子离婚、师里出了一等事故时赴任的。干部的更迭、姚军的一系列改革，激起了干部之间、朋友之间和家庭关系的急剧演变。在扣人心弦的情节发展和广阔的背景中，塑造了一群不同追求、不同命运，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这里所展示的生活中出现的新矛盾，发人深思。

多 欲 之 年

Duo Yu Zhi Ni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6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frac{5}{8}$ 插页 2

198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书号 10019·4000

定价 2.15 元

第 一 章

六月里，来青岛避暑的人渐渐多起来。八大关、东海路、太平角，沿海那一幢幢德国式别墅楼被陆续来到的首长及其随行人员充实起来；各疗养院也开始变得热闹。

日落后，海风变得森凉，带着潮气和咸涩。

一辆黑色“丰田”从汇泉角那座海军建造的现代化饭店驶上东海一路，拐入三号楼小院。

刹车声中，一名穿蓝裤子的军人钻出车门。他肩背上的肌肉十分发达，以致象是有些驼背，这反而使他更显魁梧。他大步朝楼里闯。

“同志，”一名警卫员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挡住这位不速之客，“哪个单位的？”

“我是鲁巴！”

警卫员没让开，反而用手拒住对方。他心中那个级别以上的首长，根本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什么事？有证件吗？”

“我是鲁巴！”不速之客一冲便闯过去，直奔楼梯。

“站住！”警卫员习惯地去摸腰，可惜这个地方不允许带枪来。

又一名瘦削的军人下车拉住警卫员，“他是军区空军参

谋长，来找儿子的。”

警卫员不敢大意，跟在后面登上楼。

鲁巴象是侦察过地形，上楼左拐，直接撞尽头那扇门。

门很厚实，从里面插死了。

“开门！混账，给我开门！”吼声在小楼里震荡，幸亏首长不在，而首长的老伴只要不戴助听器，哪怕是放大炮也不会受惊。

门开了，鲁巴一步抢进屋。

五男三女略显惊慌、诧异地望着他。

“爸爸，怎么了？”一个剃了光头的年轻人问。他叫鲁大男，军区空军文艺创作员。

鲁巴没理睬，炙人的目光从每张脸孔上扫过。除儿子外，他还认识一男一女。男的是房间主人，首长的儿子。鲁巴当警卫员时，抱过他，亲过他，被他尿湿过军衣。女的是军区空军美术创作员肖贝贝，昨天报纸上还有篇文章称赞她父亲是名将之花。

他的目光停在放象机和二十吋的彩色监视器上。

“把你们的录象再放一遍！”鲁巴象对士兵发令，阴着脸坐进沙发里。

“参谋长，我是来取书的。我该走了……”肖贝贝想溜。

“坐下！看！”又是命令式。

空气凝固了。仅仅两分钟前，鲁大男还说过：“我爸爸要是看见这种录象，国家元首的电视机他也敢砸。”

主人却毫不在乎，从床头柜里取出全部六盘磁带，“鲁

叔叔想看哪部？”

“我都看！”鲁巴从牙缝里一字一声往外挤。他用手捏住额头，后悔不该叫儿子来帮老首长写回忆录，结识了这么一群纨绔子弟！

“一盘磁带要放一小时呢。”主人嘴里这样说，手里已经把一盘磁带放入放象机中。

电视屏幕出现一名带刀武士冷峻的面孔，目光比鲁巴的还要阴沉、忧郁、冷硬。

“刀魂。”主人轻松地坐回沙发上，“武打片。”

鲁大男却悬着一颗心：五分钟后，屏幕上就将出现一名裸体女人，“满宫春”才是磁带上的真实录象。

“不看这个，换一盘！”鲁巴挥挥手，无异挥掉压在鲁大男心头上的一块石头。

主人微笑，不无嘲意。换一盘磁带。

然而，毕竟是玩火。每一盘虚假的片头之后，都有危险的真货色！而虚假的片头，有的只录了两分钟。

“‘顶峰’，把你们的‘顶峰’拿出来看！”鲁巴气势汹汹，他是得到儿媳的报告才匆匆赶来的。

“啊，那是部黄色下流片，八大关那边拿来的，只放了个头儿，大男说太低级，让他们拿回去了。”

八大关那边有八十多座别墅楼，进哪座也不容易，鲁巴不可能去追寻。他用青筋毕现的大手在皮肉松弛、刮得泛青的下巴上搓一搓，满腹狐疑地望住儿子：他能有这个觉悟和水平？

鲁大男心里忽然闪过一个解脱的办法。他故意怯怯地后退，靠到桌旁，把一个军用挎包往身后藏。

“那里是什么？拿出来！”

“是，是……”鲁大男煞有介事地躲闪，“您就别看了，会，会惹您生气。”

“拿出来！”

原来是一本杂志，一本《军事研究》。

“一个班长给将军们制定的将军须知。”鲁大男讲得很慢，咬清每个字。

鲁巴刚翻开一页，脸色果然变了。

论题：《未来空军》。作者：姚军！

主人机智地关闭放象机，配合鲁大男：“鲁叔叔，您看看准会受到教益，作者肯定是个大人才，我们刚才还议论过他的文章：浅薄的人只谈论战术，远见卓识的军人更要谈论后勤和支持能力；军事人员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知识结构，是衡量军队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有道理！”

他们确实议论过，但不是刚才。

他们许多方面比父辈蜕化了，但不是“高衙内”，某些方面反而比父辈强。他们是“君子货色两关打不破”，但是对军事、政治更感兴趣。他们自以为是高干子弟的真正代表，象美国新奥尔良饭店的美酒配方那样，复杂、强烈而又令人难以捉摸。

鲁巴甩下杂志，最后瞪一眼儿子，退出了这一室王国。象来的时候一样迅猛、干脆。

“丰田”疾驰在东海路上，象飞掠而过的海燕，追过一辆陆军的“奔驰”，超过一辆海军的“吉姆”。这种速度是空军的！

鲁巴却骄傲不起来。他打了败仗！

“扯娘皮！”鲁巴突然把大巴掌拍在邻座干瘦的腿上。

坐在他旁边的瘦削军人是神鹰师政委，他把那只大手放回鲁巴的腿上，微眯眼睛，一声不响。

前方出现一辆豪华型“皇冠”，司机看到车牌上的“辰5”标志，自觉放慢了速度。那是军委首长的车。

片刻的沉寂。然而大巴掌又拍下来：

“简直扯娘皮！”

“扯娘皮”是鲁巴在神鹰师当师长时学会的一句骂人粗话，内部流通，社会并没接受这句“土特产”。

瘦削的军人身子颤一颤，显然被拍疼了。但是仍然不说话，只是照对方的粗腿上回敬一下狠的。

换一个师政委决不敢这样回敬上级。他敢。鲁巴当师长时，他就是政委，他们曾经是搭档。他叫郭岱。

鲁巴顿时泄了气，是啊，怪谁？自己该挨打！

鲁大男本来要去采访姚军，是鲁巴粗暴地阻止了：“有什么好采访的？纸上谈兵——赵括！”他命令儿子去采访自己的老首长，“那才是我们军队的正宗代表！”

儿子却和首长的儿子鬼混一堆儿了——始料不及！

“一个班长给将军们制定的将军须知。”真是滑天下之

大稽!

姚军是个“大班长”，——军事学院学员班的班长。最新的正式任命是神鹰师师长。

和平环境，三十七岁任师长，少年得志！可是翻翻他的“发迹史”，少不得还有鲁巴一份作用。

林彪、“四人帮”横行之际，鲁巴讲悄悄话：“要说唱反调，姚军跟我总是一致的。”经鲁巴提名，司令员认可，姚军被提升为飞行团长。

粉碎“四人帮”后，鲁巴开始抱怨：“他跟我越来越想不到一块儿了！”

儿大不由爷，翅膀一硬便不听招呼。为了学不学“山羊跳”这一躲避导弹追踪的特技动作，姚军胆敢放肆地顶撞鲁巴。

“学什么山羊跳！大纲里有吗？那是外国人怕死搞的鬼把戏！”鲁巴用指头戳点姚军，“我说你打过仗吗？年轻人！”

姚军居然敢放开嗓门喊：“苏联国内战争中有一名常胜将军，到了二次世界大战还坚持用马拉炮，他就不信机械化，结果一败涂地，差点被斯大林砍脑壳！”

狂妄！稍有点权力就想自行其是！

“姚军这个人需要磨磨。”鲁巴在军区常委会上说。

只此一句，姚军升任师长的提名两次被搁浅。

鲁巴在军区空军的权威，建立在资历、名望、职务、气质和性格的雄厚基础上，司令员也要让他三分。

在朝鲜战场，鲁巴作为僚机，三次用身体挡住射向司令员的炮弹。用鲁大男的话讲：“我爸和刘司令是铁哥们！”

鲁巴的每句话在军区都有钢铁的分量。正象领袖人物的一句话有时能在一个时期里改变历史的进程一样，鲁巴的一句话也能在一个阶段里改变神鹰师的脚步。一年半时间，鲁巴讲了两次话，神鹰师换过两任师长，都不是姚军。

可是，还有比鲁巴的话更沉重、更巨大的力量：

年初军区对神鹰师进行全面考核。指挥员的军事理论78分，实际作战指挥65分，应变能力居然不及格——59分！空中截击91分，近距格斗却只有70分。

军区哗然了，空军震动了！

尽管不少人认为姚军狂妄、难以容忍的自以为是，自信心太强，不好打交道；尽管他在需要朋友的上级有关部门反而树立了许多敌人，但是他还是被升任师长了。借助司令员的力量？司令员确实讲过一句话：“是骡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嘛！”不过，更大的力量是无形的：神鹰师到了非改变现状不可的时候了。否则，自己也要垮台。

鲁巴没意识到这种无形的力量，只看到自己遭受一次失败——他对神鹰师师长人选的第三次提名没有被通过。

扯娘皮！他心里骂着，悻悻地回到家。本该午睡，却站到椅子上去擦玻璃。这是减少胡思乱想的一个办法。

擦完玻璃，他双脚一蹬想跳下地。可是身体一点儿没离椅子，反而被沉重的屁股坠着直朝地上坐去。

摔得不轻！

但是爬起来也很快，掸掸土，确信没人发现，才松口气——职务越高，越得警惕形象。

然而，转眼间他又惊慌起来，慌得流出了汗。不是因为发现腰闪坏了，而是发现……老了！

连椅子都跳不下来了！

他汗水淋漓，踱来踱去，一边扭动腰肢，一边伸胳膊蹬腿，而且不知所措地打量全身，后来干脆跑到镜子前……

两天后，他象个打了败仗的将军，腰上贴块狗皮膏药，心神不定地来到青岛空军疗养院。

疗养院的日子更不好过。没有公务缠身，游泳、散步、看小说，这不是很好吗？

好吧——那就试一星期吧。只要你也是工作惯了的人，你就知道那个味道了！

何况，还有那位一天三次送药的小护士，一副愁眉苦脸，好象刚被恋人抛弃了。而且总是逼着你当她的面把各种药片药水吃完，别想倒掉一粒！

何况，鲁巴今晚又打了败仗：明明知道受了儿子戏弄，却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参谋长，到了。”司机扭头报告。

车停在东海饭店。鲁巴没下车，望着这座海军建造的大饭店，军委首长正在里面请疗养的老干部吃晚饭。鲁巴是接到儿媳的电话后，中途退席的。

“扯娘皮！还吃什么？回去！”这次他把巴掌拍在自己的大腿上。

回到空军疗养院，再没有第三者时，郭岱才对鲁巴说了两句话：“你们那个创作组也得改改了，要下部队，要写空军，要有指标，完不成创作指标就该赶出去。就从你儿子开始。”

鲁巴大步向儿子的房间走去。

“小晶，去，把他找回来，叫他滚回去，今晚就滚！老老实实给我下部队去！”他就是这样跟儿媳讲话。

第二天中午，在青岛海水浴场，沿着浴场的柏树墙，十米一岗出现一条散兵线。沙滩上支起伞形凉棚，架起古色古香的竹床，准备了散发出清香的浴巾和各种清凉饮料。

今天是首长专场。

洗海水浴的不全是首长，更多的是晒黑了皮肤的机智勇敢、反应敏锐的警卫人员和秘书人员；有年轻漂亮，性格活泼的保健护士；有身穿新颖泳衣，喜欢高谈阔论的首长子女，而这些子女又带来他们精明强干或善于交际应酬的男女朋友；有抱着救生圈在浅滩嬉戏的天真烂漫的儿童——他们是让政治家、军事家们显出与平常人一样感情的孙子辈。

鲁巴戴副墨镜，头躲在凉棚投下的阴影中，身体裸露在阳光下。那是真正的“万金之躯”——文化革命中，为搞清他的问题，专案组报销了一万四千元的差旅费！

郭岱躺在他旁边。肋骨巴巴的胸脯，瘦鳞多毛的两条细腿，无一不象是在自嘲：我这九十多斤只值15块大

洋——他当年火烧米店，投奔革命时，老板曾悬赏 15 块大洋捉拿他。

鲁巴长久地沉默着，这种情况很少见。原因是接到了警告信号：心脏怦怦跳得厉害，而且隐隐作疼。年龄真的不饶人！

心跳是因为和老首长谈过话。

老首长已经退出军界，转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鲁巴本想向老首长汇报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老首长却先开了口：“你有六十岁了吧？”

“我一天还能工作十二个小时。”他很敏感。

“可是再拖几年呢？那时欠的债你就背不动了。干部年轻化可是一项战略任务哩……”

见鬼！照这样说，上了年纪的人不干工作就是对革命事业的最大贡献了！

鲁巴不服，恼火，但是不能朝老首长发泄，何况还有个心脏问题。

他需要安抚心脏，那个只值 15 块大洋的政委却总来干扰。

“把一个人放在他的同辈或前辈之上，他的为难比那些同辈或前辈人更大哟。”郭岱自言自语，从鼻子里哼哼。

这是什么意思？鲁巴抚抚心口窝没吱声。

“军人必须有军人的素质，最糟糕的是不任用性格鲜明梗直的人。理由呢？难相处——！”

说给谁听？鲁巴的浓眉毛动动，没睁眼。

功夫不大，又一声哼唧，念经似的：“傲慢的空想家？嗯，没有幻想就没有创造；不神秘……就不吸引人。”

鲁巴终于欠起身，瞪着眼打量那“九十多斤”。

郭岱那张被年龄和磨难刻上皱纹的脸，带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忧郁气色。他的嘴唇总是抿得很紧，使人感到意志坚强；蓝幽幽的墨镜遮住沉陷的眼窝，似乎深藏着一种思索，使人感受到他有欲望和追求。

他不象经常被歌颂的那种政工干部：和蔼可亲甚至慈祥；或者平易近人、轻风细雨，带有女性的细致柔和。

他孤僻沉郁，一副超然的庄严，一种严格的谨慎。

可是他担任着师政委！

鲁巴曾经厌恶这位政委：他不讲友谊，不近人情。凡是在他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感情渐深的助手，无一不被他打发到基层部队去，似乎要避免超出上下级和同志关系的情谊发生，又象害怕时间久了被窥破什么秘密。

一个偶然的发现使鲁巴受到震动、感动：郭岱居然能随便说出十年甚至二十年前的助手的近况，说出他们的妻子、儿女的姓名！

鲁巴有时也佩服郭岱。开会时，他从不试图支配发言，而是让每个人都参加到讨论中来。办法是注意倾听，注意记录，两眼望着发言者的鼻子，不时点点头，表示理解、尊重和重视。哪怕是最平淡的发言也不例外。鲁巴承认自己无论如何也没有这种耐性。

鲁巴还同情郭岱。早在一九六九年，郭岱就曾被提名

进军的领导班子。当时正值野营拉练，途经一处领袖住过的地方。“替伟大领袖站岗放哨”的最高荣誉给了师领导。可是，郭岱夜里没有在那所空房子前站岗，他躺在老乡的热炕头上一直睡到吹起床号。他说：“还要走一百二十里路呢，应该休息好。”他真休息好了，十年没工作！至今仍然是名师政委。

他的弱点就是太注意“塑造自己的形象”，顽固地保持孤僻沉郁。一副超然的庄严，一种严格的谨慎。他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不得不忍受严格的自我约束，把真实感情深深藏在心底。正如电视屏幕上出现的某些政府官员所经常摆出的老式的尊严和庄重一样。

他唯一能抛开面具和尊严的时候，就是同鲁巴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这时他可以说笑，可以打闹，甚至出点洋相，搞点什么恶作剧。

现在，他又不紧不慢地哼唧起来：

“看我干啥？我还不算老。我大权在握，权力可以使人保持年青。”

“神经病！”鲁巴咬着牙说。

郭岱还是不变的姿势、不变的声调和韵律，“你比我还显年青，精力充沛，因为你比我权力大。尝过权力的滋味，就舍不得丢掉它……”

“扯娘皮，我看你是肉痒了！”鲁巴挥动大手。

“九十多斤”没躲闪、没招架，肉皮也没紧一紧。

因而，鲁巴的大手只好拍在沙滩上。

浴场警卫引着一名穿蓝裤子的军人走来。

郭岱机敏、警惕地坐直身，脸孔庄严谨慎地板起来。

鲁巴依然大咧咧岔腿躺在沙滩上。

“报告！”这是军区司办一科张秘书，“军区来长途……”

“等等！”鲁巴发现秘书脸色不好，一轱辘爬起身，两眼迅速察看左右，然后朝浴场警卫挥手：“你可以走了。”

现在只剩下“内部人”。

“说！出什么事了？”鲁巴迫不及待地问。

“神鹰师早晨摔了一架飞机……”

“飞行员呢？”

“……是一等事故。”

机毁人亡！鲁巴咬着牙斜瞄一眼郭岱——情况越糟糕，这家伙越没表情，越能装平静！

“姚军呢？”鲁巴的声音里明显带出火星。

“他还没到职。”

“为什么没到职？”

“大概报到时间还没……”

“任职命令就是时间！还等什么？这是起码的工作态度！”

“听说，姚师长家里……他有点麻烦。”

“麻——烦！谁都有麻烦！都不工作？”

“可能是离婚的事。”

“什么？”鲁巴差点蹦起来，“师里摔飞机，师长闹离婚，扯娘皮，真要是有点情况我就——”

鲁巴陡地闭嘴，没说出“毙了他！”

秘书并不紧张，摔飞机没他的责任。他是顶替姚军或者还有旁边那位师政委挨骂，他经常替别人听骂。

“马上和海军航空兵联系，借一架飞机回去。”郭岱的低沉悠缓的声音和他庄严沉郁的风度结合起来，使鲁巴平静下来。他阴着脸同郭岱一道朝更衣室走去。